

新唐書

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

第一三冊

卷九八至卷一一四（傳）

中華書局

唐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王珪

燾

薛收

元超

元敬

稷

伯陽

馬周

載

韋挺

待價

武

萬石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顥，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鄆。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祕書內省，讎定羣書，爲太常治禮郎。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

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爲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鶴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

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

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尙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

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

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胃；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潔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尙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

子敬直，尙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盤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禮，本於珪。

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尙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尙書，諡曰懿。

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媿。

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

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

珪、孫熹、旭。

熹，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祕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旭，見酷吏傳。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

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

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皋，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一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

王入觀隋宮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宇彫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挺。」

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敍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既卽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

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菜、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

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卽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爲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以母喪解，奪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

累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嶺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爲請，坐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嶺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籞，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醫

蒼，絕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轍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

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

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

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鷺鷥，元敬年最少，爲鸛鵲。武德中，爲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是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爲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兩省，俱

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書又絕品。

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三百戶。會鍾紹京爲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爲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

伯陽爲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稷死，坐貶晉州員外別駕，又流嶺表，自殺。

伯陽子談，尚玄宗恆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員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在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

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

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卽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曰：

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

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

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卽見陛下，何以逮之？今

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

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變驪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

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

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卑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尙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

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

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

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尙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

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

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

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

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旣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尙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

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旣衆，不可皆賢，

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

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

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尙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築，每詔尙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

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尙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浚儀令。

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鑿鑿鼓」；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卽位，追贈尙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

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枯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

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冲，仕隋爲民部尙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巂。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尙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驚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

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卽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爲黃門侍

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

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漸試用之，周言挺限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粗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州總管，嘗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爲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從。」卽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厰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廩之，待凍泮乃運以爲解。卽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哉？」卽詔繁峙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長利，卽造船行粟，縣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廢爲民，使白衣從。

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鬪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以他事繫，投繯死。索橐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

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

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婿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爲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爲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爲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

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蚩薄之。俄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閼溫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昌。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 續州，卒。

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爲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

後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書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嬾然列置上袞。薛收雖蚤夭，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校勘記

〔二〕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 各本「及」下原無「收」字。按北史卷三六及隋書卷五七薛道衡傳俱云收爲道衡子（本卷上文同），德音爲道衡從子，是德音與收爲從兄弟。舊書卷七三薛元敬傳正作「收族兄德音」，據補。

〔三〕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殺之 「殺之」，舊書卷七七韋待價傳作「救之」。

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李綱

安仁

安靜

李大亮

道裕

迴秀

戴胄

至德

劉洎

樂彥璋

崔仁師

湜

液

澄

李綱字文紀，觀州蓿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焉。仕周爲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綱撫棺號慟，爲瘞訖，乃去。

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

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尙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等參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貨，非綱不可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大業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

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尙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懼。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

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

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諡，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寢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尙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尙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尙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慙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尙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

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詣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立碑。

初，齊王憲女嫠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

孫安仁、安靜。

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恆州刺史。

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

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爲魏度支尙書。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禽。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語，

遂定交。

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

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

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贏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賑其飢。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

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卽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尙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

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窆，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含，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尙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

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愷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

破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爲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客美，更賜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賞襚加焉。

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爲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兄子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尙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

大亮族孫迴秀。

迴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諧媚，士論頓減。俄坐贓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

史。中宗卽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脩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

迴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冒媵婢，母聞不樂，迴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大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

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

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曰：「校尉

與无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罰无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

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胄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尙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

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尙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尙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尙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爲訾。

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脩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

置軍團，彊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卽削橐，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

七年，卒，帝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

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爲宰相，世託其榮。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

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爲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恭。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

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尙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尙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尙書依違，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尙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尙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

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

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迨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

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尙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寮案，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无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

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

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

彥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

其衆，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瀹，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別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報罷。

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詔入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

後密請魏王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及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

子挹，挹子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甚，構引湜使陰洩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

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爲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出爲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

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鑿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騰，數摧壓不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爲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

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爲寒毛。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謀進酖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

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詭險殆天性，雖薑虺不若也。

與弟液、澄，從兄淮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

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

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爲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史，爲黜陟使，庾何所按，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耆年，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餞者止國門，而澄獨從至華。及卽位，寵昵甚。湜旣誅，帝仍念之，用爲祕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尙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

列傳第二十五

陳叔達

楊恭仁

思訓

師道

執柔

封倫

裴矩

宇文士及

鄭善果

元璿

權萬紀

懷恩

閻立德

立本

蔣儼

韋弘機

岳子

姜師度

強循

張知謇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

少封義陽王，歷丹楊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試。

大業

中，授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

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

溫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冊詔詔皆其筆也。

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

叔達明辯，善爲容，每占奏，縉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薦諸朝。嘗賜食，得

蒲陶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

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諍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

憂之，遣使禁卻弔者。喪除，爲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間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閹薄汙慢，爲有司露劾，帝以名臣爲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謚曰繆。久之，贈戶部尚書，更謚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苟細，徼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賂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字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尚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

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曷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

未卽討。恭仁募趙盪，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尙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旣貴，不以勢尙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

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寘毒人者重其法。

思訓孫脊交，尙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實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祕書監，貶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充所拘，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尙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无忌

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尙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尙書，復爲太常卿。

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尙書、并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

子豫之，尙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爲主壻竇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尙書。武后母，卽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爲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

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尙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舊人。祖隆之，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

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陪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或與論天下事，衮衮不勑，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字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爲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

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

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王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爲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

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爲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遘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諡曰明。

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宮府，賄贈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早立，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爲四

海不顧其親，乞養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寢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書唐儉等議「三」：「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請還贈改謚，以懲儉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爲繆。

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愿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賜賚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爲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名稱職。

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鎩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瓊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

大業三年，帝有事恆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尹吾等，啗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亙數十里，示中國疆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繡、珥金琲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塵邸皆供帳，池酒林藪。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爲「仙晨帝所」。天子以爲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脅處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

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脅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汨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

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內多羣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悉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

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廝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卽配之，人情翕

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字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尙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爲寶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羣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

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尙書。

太宗卽位，疾貪吏，欲痛懲父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吏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卽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羣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

字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爲隋右衛大將軍。開皇末，以述勳封新城縣公。

文帝引入臥內，與語，奇之。詔尙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尙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爲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弑逆，以主壻忌之，弗告。已弑帝，乃封蜀王。

初，士及爲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鑲。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求督饗。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爲入關計，爾時得我父子，尙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冀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 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

王卽位，拜中書令，眞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尙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

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謚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爲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

武德郡公。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

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字文化及弑逆，署民部尙書，從至聊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爲竇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稱衰。今以忠臣子爲逆賊殉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爲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尙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璿亦與，時以爲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尙書。貞觀初，出爲岐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元璿字德芳，隋沛國公譯之子。性察慧，愛尙文藝。以父功拜儀同，襲爵。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爲文城郡守。

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

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璽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犄角寇汾、晉，詔元璽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爲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璽置毒，囚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璽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輩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母喪免。

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卽苦次起元璽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璽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駙銜筆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胎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飯粟化爲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起爲宜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

元璽幹敏，所至常有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爲解。然譯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勗之；至元璽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

從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爲萬年人。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慤愿聞。萬紀悻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尙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爲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繇是獎禮。萬紀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掉罄自肆，衆情懷懍。徵奏：「萬紀等闇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釣彊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況疎賤之臣哉？」帝寤，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數年，復召萬紀爲持書御史，卽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

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尙書左丞，出爲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素奇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爲祐長史。祐暱比羣小，萬紀驟諫不入，卽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入朝。祐恐，與所嬖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

祐遣弘亮馳穀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文振。文振本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典廐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內嘗忿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食二千戶，諡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戶。

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爲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卿、盧國公，卒，諡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尙乘奉御，襲爵。馭人安畢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懷恩。」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慙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

從子楚璧，爲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乃與李迥秀子齊損、陳倉尉盧玢、左屯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兄子梁山詐爲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入宮城，欲

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爲隋殿內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爲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將作少匠、大安縣男。護治獻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爲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百餘萬。宮成，煩煥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

未幾，復爲大匠，卽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互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築道爲橋梁，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又營翠微、玉華二宮，擢工部尚書。帝崩，復攝司空，典陵事，以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留守京師，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尚書。總章元年，自司平太常伯拜右相、

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諡曰文貞。

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

知微，聖曆初爲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默啜請和親，后遣知微攝春官尙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天子子，囚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人，自河以北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臠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壻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爲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

用之，初爲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爲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卻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

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升陛，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天寶中，女爲義王玼妃。終左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爲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犴積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爲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

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總何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與處士爲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滄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尙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尙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爲左千牛胄曹參軍，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爲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卽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象，自爲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灤水，會暴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飢，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宦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毋奏。」遷司農卿。

太子弘薨，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阨，不容終具，將更爲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機令開程左右爲四便房，摶制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卽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歎其美，詔卽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尙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

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謬廊互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人犯盜，劾免官。

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爲武后所寵，姦賊狼藉。弘機白：「欽遂假中宮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爲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遂欽遂于邊，后恨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爲后掎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

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

岳子，武后時爲汝州司馬，以辦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爲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睿宗立，召爲殿中少監，恩遇尤異。竇懷貞等誅，而岳子舊與經過，爲姜皎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陝州刺史，卒。孫皋，別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爲易州刺史、

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廝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爲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爲廩，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拜太子詹事。

玄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脩築使。進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榷天下鹽鐵利內之官，免貧民賦，詔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並假御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榷之之法，俄爲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強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渴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褒予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爲政辦給，不爲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謩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爲引重。調露時，知謩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謩歷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賜。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

中宗在房州，禁察苛嚴。知謩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爲刺史，供饑保戴不少弛。帝復位，拜知謩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御史臺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爲榮。知泰忤武三思，故出爲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謚曰定。知謩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

知謩敏且亮，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

武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薄之。

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愼、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臣。守愼雖其甥，惡鞠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爲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吏，子孫禁錮，爲張氏羞。

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顯官。

校勘記

〔二〕祖隆之 各本原脫「之」字，據舊書卷六三封倫傳、北史卷二四及北齊書卷二一封隆之傳補。

〔三〕民部尙書唐儉等議 「唐儉」，各本原作「唐倫」。舊書卷六三封倫傳、唐會要卷八〇及通鑑卷一九七均作「唐儉」，據改。

〔三〕胡悉 各本原無「悉」字。按史蜀胡悉不當簡稱「胡」。隋書卷六七裴矩傳作「胡悉」，據補。

〔四〕聊城 各本原作「遼城」，本書及舊書卷一高祖紀、本書卷七八及舊書卷六〇淮安王神通傳均作「聊城」。按聊城屬河北博州，李神通攻字文化及正其地。據改。

〔五〕諡曰敬 「敬」，舊書卷一八五上權懷恩傳及唐會要卷八〇均作「敬」。

〔六〕隋浙州刺史 「浙州」，各本原作「浙州」。按隋無浙州。隋書卷三〇地理志有浙陽郡，注云「西魏置浙州」。寰宇記卷一四二鄧州內鄉縣下云：「後魏孝文於此置浙陽郡，隋置浙州。」浙州「當是」浙州「之訛，據改。」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第二十六

蕭瑀

鈞

嗣業

嵩華

復

俛

傲

廩

遵

定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爲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

晉王爲太子，授右千牛。卽帝位，妃爲后，而瑀寢親寵，頻遷尙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爲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爲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

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成公主以帝女爲之。若

走一介使鐫喻，宜不戰而解。又衆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瑒以謀搆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爲，瑒乘未解時乃給恐我！」遂出瑒爲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瑒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

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尙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瑒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瑒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

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爲雍州牧，以瑒爲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卽行，帝讓其稽，瑒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瑒關內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瑒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尙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

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瑒不能無少望，乘罅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瑒：「朕欲長保社稷，奈

何？瑒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爲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爲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瑒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褊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瑒亦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瑒卽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爲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爲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

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瑒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瑒頓首謝曰：「旣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瑒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

瑒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懜臧否？」因爲瑒曉解。瑒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瑒好

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徧。

子銳，尙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卽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

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

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偉秀，美須髯。始，娶會稽 賀晦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

神龍元年，始調洛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尙書左丞。

十四年，以兵部尙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集，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 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己、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完樹障塢，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懾諸部，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虜引卻。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鬪汭晡，乃大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一子，恩顧第一。

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遙領河西節度。在公愼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俄封徐國公。

初，裴光庭與嵩數不協，光庭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弟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紵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

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脩葺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

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卽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尙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尙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二子：恆、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姻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爲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傭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

普王爲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尙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

有同惡者。雖鑑，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鑑爲李楚琳所害，於是拜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阽于危，當懲父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卽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

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鑑判官韋皋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爲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皋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皋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緒揖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旣而從一密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兪』之言，朝廷大事尙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旣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弟恐寢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

弟升，尙郃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姦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

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忤，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

復望閔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旣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

復子湛。湛子寅，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恆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鎛薦爲御史中丞。鎛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鎛，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

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

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

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勅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用播爲鹽鐵使，後卒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都。

性簡絮，以聲利爲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文宗卽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卽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開成初，弟俛爲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俛致之。俛終不起，以壽卒。

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爲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

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

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與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做字思道，悟子。大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嘗以李璣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做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

令狐絢用李璣經略安南，璣以暴虐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做劾奏璣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做知趣市還之。

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做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尙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做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尙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宜人持兵柄，做以鯁正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

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尙書郎。做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做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惹苒嫌乎？」做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讐。令孜拒黃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遘字得聖，真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宇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

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撫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遘怍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縣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遘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

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濯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爲凝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爲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卽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卽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遘卽時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期，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遘未嘗少下。

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遘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孜於邠。孜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孜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遘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敕使之寵。今姦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爲脅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尙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遘曰：「上無負天下，願爲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孜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遘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孜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尙何事？」乃立嗣襄王煊，而召遘作冊，遘苦辭，孜更委鄭昌圖，滋恨遘。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煊，罷遘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遽爲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遘雅隙，乃劾嘗爲僞臣，卽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

遘見柄任凡五期，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汙僞署，不得其死，人爲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莅事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爲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左右司郎中。爲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鑑爲第一，而劭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鑑、復右。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爲張誕，匿里中，與蔣洸不浼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唐書卷一百二

列傳第二十七

岑文本

義

長倩

格輔元

虞世南

李百藥

安期

褚亮

劉孝孫

李玄道

李守素

姚思廉

璿

珽

令狐德棻

峘

鄧世隆

顧胤

李延壽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

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爲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奪，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以望眞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麕驚。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

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

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爲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修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

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

始，文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帘。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

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尙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

既任職久，資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鳴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

孫羲。從子長倩。

羲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爲長洲令，仲休爲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峯。」乃薦羲爲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言惟長倩爲累，久不進。后曰：「羲誠材，何諉之拘？」卽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矣。俄爲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爲草，獨羲爲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爲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

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脩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

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間亦開陳，請改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

輔元者，汴州浚儀人。父處仁，仕隋爲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威、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誅。

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

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白以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

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字文化及，已弑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

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

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囹圄，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

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脩德，後

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

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

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具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

「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

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

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

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

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卽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

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

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愛。

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卽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父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佚，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

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卽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

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祏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

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蝶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

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廝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

子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 貶 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豫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讒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謚曰烈。

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 湮，父 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 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尙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己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

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斂瘞，人皆義之。

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卽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愾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祕謀，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

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遂良自有傳。

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

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權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閣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爲著作佐郎。東都平，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糾之。嘗遺玄道婢，乃良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嶠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繒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卒。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尙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尙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

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脩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潛脩區宇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

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

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卽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康，陪葬昭陵。

孫璿。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孱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璿字令璋，少孤，撫昆媚友愛。力學，才辯拔邁。永徽中，舉明經第，補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祕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璿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

悅，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璿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璿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璿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

證聖初，加秋官尙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璿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璿挾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己功德，命璿爲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一級。后封嵩山，詔璿總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璿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璿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珣，豈待塗金爲符曜耶？」后乃止。

契丹李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

璫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璫爲兼之。」新都丞朱待辟坐賊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璫，據劍南。有密告后者，詔璫窮按。璫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沒入五十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譟。監察御史袁恕己劾奏璫獄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諡曰威。

弟珽〔一〕。

珽，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珽凡四上書諫。

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

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絺，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

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

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

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斑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斑擢右散騎常侍，遷祕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尚書官，皆與璿相繼云。卒，年七十四。

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己說，斑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

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總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

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尙相及，史有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譏，多歷年不能就，罷之。

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

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詆定。除祕書少監。

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脩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戌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顥、庾安禮、敬播俱爲修史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

房玄齡諡曰：「爾爲太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尙甘心疋夫邪？毋有後疑！」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瞻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

顧胤，蘇州吳人。父覽，仕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脩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

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

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卒。

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峒，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而峒博學有口辯。綰爲禮部侍郎，脩國史，薦峒，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峒哀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棄，不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峒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誠，良史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嚴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爲不臣；桓魋爲石

榔，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拂顧命，鑒經誼，臣竊懼之。今敕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

峒在吏部，因尙書劉晏力。時楊炎爲侍郎，故峒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峒爲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爲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峒，峒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峒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峒卽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爲脩撰。性復且介，人人與爲怨。孔述睿同脩史，峒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戶口爲己最，竇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峒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怏怏。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峒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擢峒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

部，貶衢州別駕。刺史田敦，峴門生也，與峴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調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祕書少監召，未至，卒。

初，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 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遽雅，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渙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校勘記

〔二〕弟珽「珽」，汲、殿、局本作「班」；納本缺筆作「班」，下文亦作「班」。按本書卷七四下宰相世系表、卷八一節愍太子重俊傳及舊書卷七三姚思廉傳、卷八九姚珽傳，納本均作「珽」或缺末筆。考異卷五二云：「班、珽字形相涉，或宋初避諱，珽字缺末筆，後人誤爲班耳。」據改。

唐書卷一百三

列傳第二十八

蘇世長

良嗣 弁

韋雲起

方質

孫伏伽

張玄素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爽然改容。

入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弑，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

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褒而誚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

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尙爲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

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鄆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卽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

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

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廛，五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時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神明。

垂拱初，遷冬官尙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尙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悸，謝不能興，與還第，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

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

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侍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

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參軍。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永州，冕信州司戶參軍。袞年老，瞋不能視，帝閱之，聽還。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袞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大臣昆弟可

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韓皋之、兄羣對。帝乃擢紆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爲滁州刺史，卒。

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卽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坐免。

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旣而紇斤

一人犯令，卽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

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罄屋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椎剽，乘夜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函、洛，姦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安，士氣餘飽，然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

會突厥入寇，詔總鹵、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

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每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

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尙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

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鵠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

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

其二：

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遊戲。臣以爲非貽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並廢之，以復惟正。

其三：

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汎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

帝大悅，卽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初，帝受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臣。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爲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下上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

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嚙默，豈朕所望哉？」

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

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渠魁尙免，脅從何辜？且驢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

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

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

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

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

太宗卽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

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

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旣爲天子，尙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

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爲刑部郎中。累

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槿，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

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

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

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余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弑，始爲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

太宗卽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愼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

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

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

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

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尙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不可也。

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

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

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

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裨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

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

太子不納。又上書曰：

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殮，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尙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閒召，代博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

帝知數財正太子，頻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

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豔嬖，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槌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贊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

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旣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徵

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尙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旣乎？

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嘗問玄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數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輿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第二十九

于志寧

休烈

敖琮

龐巖

高季輔

張行成

易之

昌宗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爲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

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惠，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旣生，士負之，卽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

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

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顒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怨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況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

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憔悴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

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脩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爲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

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譔，賞賜以巨萬。

初，志寧與司空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尙矣，今復脩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曾孫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祕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啓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己者，出爲中部郡太守。

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脩國史。帝嘗謂曰：「良史

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脩史。宰相李揆矜己護前，羞與同史任爲等列，奏徙休烈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脩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

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脩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爲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爲儒者榮。

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

肅子敖，字蹈中，擢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鄴、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爲元稹、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爲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封還詔書，摺紳意申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皆嗤譟。逢吉乃厚敖，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使。敖脩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迂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尙書。

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

龐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大和五年，權京兆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尙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

李潘知貢舉，顯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閱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污。」賊遂害之。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蓀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

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爲：

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絜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

親，自然禮節興矣。

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

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貨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

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

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

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敍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況其清鑒焉。

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尙書，監脩國史，進爵蓀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

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官給轎車，歸葬於鄉。

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尙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高、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

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

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尙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日決庶務，既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尙書。

高宗卽位，封北平縣公，監脩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尙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泫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尙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尙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謚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

廟廷。

族子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頤皙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母韋、母臧並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興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筆，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閤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

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搏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

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恆國公，實封各三百戶。

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顓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罪，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戢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讎，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己參鞠，而司刑正賈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贓四百萬，尙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卽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

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匕首搥胸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唐書卷一百五

列傳第三十

長孫无忌

做操

詮順德

褚遂良

瑯

韓瑗

來濟

恆

李義琰

巢義琛

上官儀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

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无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紂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无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

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吏部尙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尙書右僕射。

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

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尙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

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

清宇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无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褒；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澧州刺史，國於郾。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尙不在。无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无忌、玄齡、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卽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无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无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官，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憲，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卽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尙書二省。固辭尙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

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

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己，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文化及父宰相，弟尙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祕書監沖等於嶺外；從

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勸、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卽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期親皆謫徙。

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

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爲猗氏令。」

无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晉王，敞以庫直從敗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卽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籞。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後屬，歲私給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爲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

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常侍旁，與聞祕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爲醢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爲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諡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爲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嶺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己，追至京，屬吏訊撈，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

无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

俄以受賂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

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

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字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頽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撻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弔之，贈荊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

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尙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柬賢者保傳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勑。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滄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

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閒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

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偃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偃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

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以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旣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比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

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旌雲輶，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虢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郕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

筐，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

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

帝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

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

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螳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

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窆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遂良曾孫瑒，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瑒持節

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

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享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

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

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

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字文化及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脩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

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

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似，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

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卽有食；夏不奪蠶工，卽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輜還鄉。

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

濟異母兄恆，上元中，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恆、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勸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璿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尙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璿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

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

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游。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爽、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

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楊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累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

子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寢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卽位，爲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簞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効之，謂爲「上官體」。

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咻鳴辰，胙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第三十一

杜正倫

求仁 咸

崔知溫

知悌

高智周

石仲覽

郭正一

趙弘智

來章

崔敦禮

楊弘禮

弘武

元禧

纂

盧承慶

齊卿

劉祥道

齊賢

從一

李敬玄

元素

劉德威

審禮

延景

昇

延嗣

孫處約

侄

邢文偉

高子貢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

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

歆美。

調武騎尉。

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

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

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婭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

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

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

綵段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裨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

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僞無不嘗；及卽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徙，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卽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

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尙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釁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

高宗惡之，出正倫爲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

正倫與城南諸社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社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靜爲嗣。

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爲黜令。與徐敬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鄆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爲言，乃止。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

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複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

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諤之，爲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

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破突厥，斬泥孰匐，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

士，佐行儉平遺寇，有功。終戶部尙書。

高智周，常州 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祕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嘗覆弈、誦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宮，與司文郎中賀叡、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爲侍讀，得告還鄉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卽移病去。

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尙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旣乃錄獄訟，考耕餉勤墮，以爲常。遷正諫大夫、黃門侍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溫、劉景先脩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莅。久之，罷爲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槩，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定。

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 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躋，高晚顯而

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

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縉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賤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祕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眞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

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

納之。

武后專國，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豫論譔，錄勤，繇太子舍人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

曾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牙緋。歷襄陽丞。客

死柳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詡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塚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其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尙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齎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遷兵部侍郎。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尙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永徽四年，拜侍中，監脩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爲定襄都督府司馬，召

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尙書。

楊弘禮字履莊，隋尙書令素弟之子。雅與玄感不咸，表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卽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

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爲崑丘道副大總管，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馱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

弟弘武。

弘武少脩謹。永徽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

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它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諡曰恭。

三子：元亨、元禧、元禕。

元禧爲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

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爲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爲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黠吏，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諡曰恭。

纂從子昉，武后時爲肅機。宇文化及子訴治先蔭，昉方食，未卽判，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尙書。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松，爲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

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敍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尙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別駕、尙書左丞。

高宗永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尙書。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

督，諡曰定。

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

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爲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

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白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父、崔湜，咸陽丞倪若水，藍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

承慶從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

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爲宜，論者方隋高孝基。

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

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

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

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

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

赫之辰，斯學遂絕。

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

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尙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爲官人敝，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

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歔累歎。奏決日，爲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爲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爲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

子齊賢，襲爵，繇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鷁，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鷁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郎，脩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爲侍中，裴炎不反，后怒，左遷普州刺史，道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爲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死，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

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爲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爲常袞、盧杞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爲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材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爲戶部尙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爲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爲造姓歷、狀式、銓簿，鉗鍵周密，病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寢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賊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

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吏部尙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

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憾，故疆臣以不能。帝厭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

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爲先鋒，鏖虜，敬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歿，尙首鼠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鄴州。又戰湟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旣入見，不引謝，卽還府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謚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子：思冲、守一。

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郾令。孫紳別傳。

敬玄弟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暕爲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載初，繇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武懿宗所構，與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兒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劍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

擊劉武周，因判并州總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

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寢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母喪免。既除，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

德威於閨門友睦，爲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

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閒。」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

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爲聞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遷工部尙書，檢校左衛大將軍。

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逗撓不前，審禮敗，爲虜執。其子尙乘直長殆庶及延景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尙書，謚曰僖。

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後父追贈尙書右僕射，陪葬乾陵。

易從累遷彭州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爲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

審禮從弟延嗣，爲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錄忠當敘，以裴炎近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卽位，令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譟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爲少司成，以老致仕，卒。

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硯，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褫，乃紿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揪聚軍中幣萬餘匹，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

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卽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旣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旣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陛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乖廢學緒。觀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

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

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以姦賊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內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祕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爲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爲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譔見子貢，推爲謀主，書疏往返，因結諸王內應。謀泄，坐死。

校勘記

〔二〕易從累遷彭州長史。「彭州」，各本原作「彭城」，通鑑卷二〇四作「彭州」。本書卷四二地理志劍南道彭州下有「武后時長史劉易從」興修水利之記載。明「彭城」爲「彭州」之誤，據改。

唐書卷一百七

列傳第三十二

傅弈

呂才

方毅

陳子昂

王無競

趙元

傅弈，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弈：「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爲災。」諒怒。俄及敗，弈以對免，徙扶風。

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及卽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術宦，薦弈自代。弈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爲恨。於是人多儉仁，罪弈遽且忿。

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弈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

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蠶，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爲然，奔獨是之，爲衆沮訾，不得行。

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

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

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嬪，陽譏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

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弈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弈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弈對，未及行，會傳位止。

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弈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卽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誑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孺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弈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傳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乎！」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僦葬。」弈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

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

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卽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

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卽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

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撥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

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剟其三篇。

卜宅篇曰：

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

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寢多，然管、蔡、郈、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

祿命篇曰：

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尙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脩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

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僭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殘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頌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_二，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僖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僭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

葬篇曰：

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己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尙赤，大事用旦；殷尙白，大事用日中；夏尙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尙，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

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脩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祀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忘擲踊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數禮俗，不可以法，七也。

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指。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豫脩書及著述甚多。

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衛鎧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華，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

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尙氣決，弋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卽痛脩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

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飢，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糴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甿遺嘯，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叫

嘽，可不深圖哉！

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眎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廩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遏之？

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大學，卽上言：

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神鬼，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

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豕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

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照，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期且見太平云。

又言：

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阜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尙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

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

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

其二言：

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

其三言：

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

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

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躋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桀，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

又謂：

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

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彊盛，以振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

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

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

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獫，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

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臧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延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興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

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

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愼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

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尙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

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尙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尙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

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

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竇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殮，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

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

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

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

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

俄遷右衛胄曹參軍。

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

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尙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

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

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烈，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欒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上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

神龍初，詆權幸，出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嘗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揆，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

元少負志略，好論辯。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摯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諡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雷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校勘記

〔二〕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通典卷一〇五〕「不生當建學」作「豈得生當建命」，「文王」作「武王」。唐會要卷三六、文苑英華卷七四〇呂才五行祿命葬書論作「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值空亡」。

〔三〕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昭襄」，各本原作「莊襄」。按秦莊襄王爲昭襄王之孫，始皇之父。史記卷六秦始皇紀載：「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於邯鄲」。又卷五秦紀云秦莊襄王在位三年卒而始皇立。「秦昭王」卽「秦昭襄王」。此處「莊襄」顯爲「昭襄」之誤，今改。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第三十三

劉仁軌

裴行儉

光庭 稹 倩 均

婁師德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藁，爲竄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很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

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所惡，

出爲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

時賊守眞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扳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饒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

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畀取任存自効，卽給鎧仗糧糒。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尙何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

百濟再被亂，殭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爲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眞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賚妻子，璽書褒勉。

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敘。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儻劣寒憊，無鬪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

時劉仁願爲卑列道總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穫，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爲不忠。

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

總章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湔江道總管，副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俄召爲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咸亨五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瓠蘆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俄拜尙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

吐蕃入寇，命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數乞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呂后、

祿、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齎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

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尙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然宦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河，奏請機急，多爲中書令李敬玄抑卻，仁軌乃表敬玄爲帥以代己，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

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卽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空。濬子晃，開元中，爲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諡曰文獻。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諡曰忠。

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

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无忌、褚遂良祕議，大理袁公瑜撻語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

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並受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換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桀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

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卽拜禮部尙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亙千里，行儉咸節制之。

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旣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土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弟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

降；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傳自効。行儉祕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尙書崔知悌勞軍。

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脅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卽位，再贈揚州大都督。

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祕愛其法，賚物良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

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勣，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

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晉、王方翼、竇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

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匄、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子光庭。

光庭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爲御正，甚見親寵，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旣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

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庭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

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贊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

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規諷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庭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

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庭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時以爲希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憲，詔中書

令張九齡文其碑。

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謚曰節。子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暨尉。數從使府辟，經經以才顯。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南節度使。劉闢叛，先騷黔、巫、齊、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

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己至厚，徐觀後楊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

元和三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上日唱、授按、送印，皆尚書郎爲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

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

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

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

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葬給往還儀仗。

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絜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

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慚，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第三十四

崔義玄

神基 神慶 琳

楊再思

季昭

竇懷貞

兢

宗楚客

晉卿

紀處訥

祝欽明

郭山惲

王璵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

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

河內賊黃君漢爲密守柏崖，義玄

見羣鼠度河，稍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

總管，以義玄爲司馬。

王世充將高毗寇河內，義玄擊走之，多下屯堡。

君漢以所掠子女金

帛分之，拒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

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

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

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志趣不同，而俱以介直任。

永徽中，累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眞舉兵反。始，碩眞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

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眞自天還，化爲男子，能役使鬼

物，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爲僕射，破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爭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敕去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義玄有章句學，先儒疑繆，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

武氏爲皇后，義玄贊帝決，又以后旨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戶二百。

子神基襲爵。

神基，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酷吏所構，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爲大理卿。

弟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官有

佳政，且其父於己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爲之，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爲按行圖，謀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豪猾妄爲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爲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神基既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后出具獄示之，神慶爲申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

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卿，劾張昌宗獄，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王得罪，緣昌宗被流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

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尙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潘肅聞之，泣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

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總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爲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但假貸以還。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內史。

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爲長社令，士愈蚩譟。

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日：「人言六郎似蓮華，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庶子。

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公，賜實封戶三百，爲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誣陷王同皎，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皎死，衆以爲冤。復拜中書令，監脩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恭。

弟季昭，中茂才第，爲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紹，紹兄顓爲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于沙州。赦還，爲懷州司馬。

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爲輿馬豪侈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

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菀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媼壻爲阿箸，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箸」，而人或謂爲「國箸」，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去，故辦。」聞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爲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貶濠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

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閱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己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縻諫曰：「公位上袞，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雜廁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箸，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夫。于時，歲犯左執法，術

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爲安國寺奴，不許。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脩國史。又以尙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

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忠饒士也，終司農丞。

懷貞從子兢，字思愼，舉明經，爲英王府參軍，尙乘直長。調鄭令，脩郵舍道路，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梁亡入隋，居河東之汾陰，故爲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志。

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

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爲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姦賊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侈過度，爲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峽州。稍爲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爲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爲兵部尙書，以晉卿爲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鄆，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

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爲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爲國取怨；晉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爲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爲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爲「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誅。

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降突厥沓實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至，言吐敦反，楚客爲兵部員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其爲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爲之，然無能爲。」俄而夏州

表默子劫部落北奔，爲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亶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于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爲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爲皇太子，是在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三也；識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蒜，八也。起則天爲一世，聖朝爲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卒以敗。

晉卿髭貌雄偉，聲如鍾。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後，武后任之，宮苑、閑廐、內外衆作無不總。開中嶽，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爲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繇是款昵，進爲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

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綝，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疑異，門人張後胤既顯宦，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

欽明擢明經，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拜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封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己、敬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

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

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太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后助王

祭羣小祀服。小祀尙助，況天地哉？闕狄之上，禕、榆狄，三服皆以助祭，知禕衣助大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袞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亦以禕衣祭先王，榆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昏其粢。」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因經誼，制儀典。

帝雖不睿，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議曰：

「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地。」司几筵：「設祀先王昨席。」

內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爲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

祭天不裸，則九嬪贊瑤爵，容廟稱大祭祀也。」欽明據大宗伯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

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齊，制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不列重凡。且內

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爲宗廟明甚。內司服掌后祭服，無祭大服。禮家說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饗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后無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無聞焉。

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撝掣帝，奪政事，卽傳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

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睨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憚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憚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爲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爲崇文館學士，卒。

山憚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脩文學士，詔徧爲伎。工部尙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鸞舞，給

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憚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拜國子司業。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爲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豔妻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胙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冢者同科。獨保腰領死家簣，寧不幸邪！後之託儒爲姦者，可少戒云。

王璵者，方慶六世孫，少爲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脩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

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旣驟得政，中外

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崇在山川。輿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狹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鏑不啓。震怒，破鏑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輿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輿爲刑部尚書，又出爲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懷。

始，輿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戶掃除」。又卽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彝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卽劾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

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聽，負抱粢糗，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愜慨有名士也，仕至司門郎中。璵曾孫搏，別傳。

校勘記

- (一) 鬱人 各本及舊書卷一八九下祝欽明傳作「爵人」。按此引周禮春官鬱人職文，「爵」顯爲「鬱」之形誤。唐會要卷九上錄舊書已改作「鬱人」。今據改。
- (二) 容廟稱大祭祀也 「容廟」，舊書卷一八九下祝欽明傳作「宗廟」。

唐書卷一百一十

列傳第三十五

諸夷蕃將

史大柰

馮盎

智戴

子猷

阿史那社尒

忠

執失思力

契苾何力

明

黑齒常之

李謹行

泉男生

獻誠

李多祚

李湛

論弓仁

惟貞

尉遲勝

尙可孤

裴玢

夫。

後分其部於樓煩。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也，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祿大

高祖興太原，大柰提其衆隸麾下。

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柰以勁騎數百背擊顯

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平長安，以多，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

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段。貞觀初，擢累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食封戶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弘已滅，業留番禺，至孫融，事梁爲羅州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洗氏女爲妻，遂爲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

隋仁壽初，盎爲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卽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從煬帝伐遼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嘯署酋領，有衆五萬。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洗寶徹等受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兵破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胄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禽寶徹、智臣等，遂有番禺、蒼梧、朱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盎曰：「隋季崩蕩，海內震騷，唐雖應運，而風教未孚，嶺越無所係屬。公克平二十州，地數千里，名謂未正，請上南越王號。」盎曰：「吾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貴，如我希矣。常恐忝先業，尙自王哉？」

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彧爲東合州刺史。盎徙封耿。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詔右武衛將軍藺謩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夷未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爲辱。且盎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平，尙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時謩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盎可擊狀，帝不許，罷之。

五年，盎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盎率衆二萬爲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盎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慰省，賞予不可計，奴婢至萬人。盎善爲治，閱簿最，擿姦伏，得民懽心。卒，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

子三十人，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嘗隨父至洛陽，統本部銳兵宿衛。煬帝弒，引其下逃歸。時盜賊多，嶺嶠路絕，智戴轉戰而前。至高原，俚帥脅爲謀主，會盎至，智戴得與盎俱去。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

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

盜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瓘。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歸。」璟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斂。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頡利數用兵，社尒諫，弗納。

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尒助擊之，弗勝。明年，將餘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利必咄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尒引兵襲之，得其半國，有衆十餘萬，乃自號都布可汗。謂諸部曰：「始爲亂破吾國者，延陀也，今我據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孝也。事脫不勝，死無恨。」酋長皆曰：「我新

得西方，須留撫定。今直棄之，遠擊延陀，延陀未禽，葉護子孫將復吾國。」社余不從，選騎五萬，討延陀磧北，連兵十旬，士苦其久，稍潰去。延陀縱擊，大敗之，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西突厥不平，由是率衆內屬。

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尙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余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寶鈿刀、雜綵千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擐去復戰，所部奮厲，皆有功。還，擢兼鴻臚卿。

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次西突厥，擊處蜜、處月，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進屯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卻，王悉兵逐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余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余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余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下五大城。遣左衛郎將權祗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余，社余不受。帝

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蔥山，諡曰元。

子道眞，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爲邏娑道副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尙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卒，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陪葬昭陵。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帝逐兔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止。

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

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殲北而歸。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

詔尙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多，赦不誅，流嶺南。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州都督，諡曰景。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爲莫賀咄特勒，以地近吐谷渾，隘陋多癘，徙去熱海上。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

貞觀六年，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赤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鬪，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

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

及還，帝責謂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尙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

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尙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邪？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卽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卽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尙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旣許之，叵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很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攜，不戰而禽矣。」

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

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爲傳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騶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大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丘道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

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卑失五姓叛，寇庭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咸、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攀巔而上，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蜜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郕國公。

顯慶中，爲涇江軍行軍大總管^(三)，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冰合，何力引兵譟而濟，賊驚，遂潰。追奔，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詔班師。

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喻曰：

「朝家知而註誤，遂及翻動，使我貫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蠲護其家。

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

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毅。

始，龍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廷，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子明，字若水，孺褓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年十二，遷奉輦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

爲柏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帶，它物蕃夥。擢嫡子三品官。再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韃山，誘附二萬帳。武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鷹揚衛大將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諡曰靖。

明性淹厚，喜學，長辯論。子聳，襲爵。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爲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嘯合逋亡，依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

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壓官軍。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酋跋地設棄軍走。帝歎其才，擢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等。進爲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贊婆等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去。卽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饟須廣。乃斥地置烽七

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衍士精，戍邏有備。永隆二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悉燒糧廩，獲羊、馬、甲首不貲。詔書勞賜。凡涖軍七年，吐蕃憚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

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環甲，常之見其驚，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久之，爲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王九言等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破之，追奔四十里，賊潰歸磧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欲窮追要功，詔與常之共計，寶璧獨進，爲虜所覆，舉軍沒，寶璧下吏誅，常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繫詔獄，投繯死。

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及死，人皆哀其枉。

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內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貢，以其部爲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書

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耆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將軍，賜氏李，卒。

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家童至數千，以財自雄，夷人畏之。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論欽陵衆十萬寇湟中，候邏不知，士樵采半散。謹行聞虜至，卽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破吐蕃于青海，璽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中裏小兄，猶唐謁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頭大兄（四）。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己，將除之。」建、產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諜往，男建捕得，卽矯高藏命召，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又命

西臺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釵七事。

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寵。遷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勣攻平壤，使浮屠信誠內間，引高麗銳兵潛入，禽高藏。詔遣子齋手制、金皿，卽遼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卞國公，賜寶器、宮侍女二、馬八十。儀鳳二年，詔安撫遼東，并置州縣，招流冗，平斂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年四十六，帝爲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之，謚曰襄，勒碑著功。

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善射藝。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爲恥，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誠不答，乃誣其謀反，縊殺之。后後知其冤，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湮遠。至多祚，驍勇善射，以軍

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室韋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

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槩，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尙何在？」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柬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爲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臥，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邪？」

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食實戶八百，子承訓爲衛尉少卿。湛遷大將軍，封趙國公，食實戶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監察御史王覲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輦。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

崔玄暉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陽厚韋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宮闈令楊思勗方侍帝，卽挺刀斬其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因沮潰，多祚爲其下所殺，二子亦見害，籍沒其家。景雲初，追復官爵，并

宥家屬。

湛者，義府最幼子，字興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徙上陽宮，留湛宿衛。頃之，復爲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刺史。歷洛、絳二州，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爲貶云。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曆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游弈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諾真水、草心山爲邏衛。

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仁引軍度漠，踰白檀林，收火拔部，踰多真種落，降之。蹊跌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田，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玄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諡曰忠。

孫惟貞。

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衛將軍。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閣旬，衆數萬。從還鳳翔，遷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

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爲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將軍，爲英武軍使，卒。

尉遲勝本王子闡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

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

武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既留，乃穿築池觀，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睦王傳。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睦府除，徙原王傳。卒，贈涼州都督。

尙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世處松、漠間。天寶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爲神策大將。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五〕。

魚朝恩主衛兵，器其勇，養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閑整。朝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勳。李希烈叛，擢爲招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

朱泚之難，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兵銳，乃壁七盤。僞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卻之，遂收藍田。德宗將遷梁州，命引兵守灊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孤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長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尙書右僕

射，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光，次沙苑，卒于軍，贈司空。

可孤性謹審沈壯，既有勳勞，未嘗自論功，御衆公嚴，屢數稱之。

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

玢初事金吾將軍論惟明爲僚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鎮鄜坊，署牙將。後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玢獨匿不出。遲明，禽朝宗以待命。有詔并軍司馬崔輅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玢爲司馬。踰年，公濟卒，乃授玢節度使。元和二年，徙山南西道。

玢爲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弊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節。

贊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鷙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爲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校勘記

〔二〕特勸 據契苾明碑、闕特勤碑應作「特勸」。下同。

〔三〕處月 「月」，各本原作「眞」，據本書卷二太宗紀、舊書卷三太宗紀及卷一九八龜茲傳、通鑑卷一九九改。

〔三〕沮江 「沮」，各本原作「沮」，據本書卷三高宗紀、冊府卷九八六、通鑑卷二〇〇改。

〔四〕進中裏位頭大兄 「頭」，各本原作「鎮」。泉男生墓誌（拓片）、三國史記卷四九泉男生傳及東國通鑑卷八均作「頭」。據改。

〔五〕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 下文又謂「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二百」。文重而實封數異。按舊書卷一四四尚孤傳云「以功陞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實封二百戶」。疑實封戶當是「二百」。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郭孝恪

張儉

延師

王方翼

珣

蘇定方

薛仁貴

訥

嵩

平從

程務挺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張敬忠

王峻

郭孝恪

許州陽翟人。

少有奇節，不治貲產，父兄以爲無賴。

隋亂，率少年數百附

李密。

密喜，謂曰：「世言汝、穎多奇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

密敗，勣遣孝恪送款，

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

詔與勣經略武牢以東，所定州縣，委以選補。

竇建德

之援洛也，

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

建德

悉衆遠來，糧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逐機應變，禽殄必矣！」王然

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

國。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光祿大夫。

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卽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

俄拜崑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勢必爲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爲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鬪，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高宗卽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賻物三百段。

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爲民。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彊，每有

求取，所遣書輒稱詔敕，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振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贏。

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靺鞨諸蕃切畛，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召還。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侯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爲都護府，卽以儉爲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大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

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荊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

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隨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

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塹完牆屋，燎松丸墨，爲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脅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

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隄塹，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療，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

裴行儉討遮旬，奏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

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簿啜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麴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卽遣騎分道襲咽麴等，皆驚潰，烏鶻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爲祥。

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資良厚。

俄而妖賊白鐵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旛擊賊，火其柵，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

武后時，王后屬無在者，方翼自視功多，冀不坐，而后內欲因罪除之，未得也。及務挺被殺，卽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于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子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璿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見，武后召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爲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卽自劾，玄宗赦之。累遷工部侍郎。而璿至中書舍人。珣嘗爲祕書少監，數年而璿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尙書，諡曰孝。

子鎬，天寶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史。璿子鉷，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

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

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穀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

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卽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羸卒勞，無鬪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而閫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篤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高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

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

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脩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斂，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

會思結闕侯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

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

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眞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

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加慶節尙輦奉御。未幾，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涓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責謂侍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邪？」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

至安地，會郎將劉君印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闕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虢將。」遷右領軍中郎將。

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

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

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

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

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爲妾，多納賕遺，爲有司劾奏，以功見原。

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保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爲二，衆卽潰，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旣降，它四十七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

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才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眞、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

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

鑒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

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輿，護喪還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

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宜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贏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饌，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

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爲虜覆，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

俄而吐蕃大酋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駿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犄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貲。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卽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謚曰昭定。

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

弟楚玉，開元中爲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

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產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安祿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嵩震懼，迎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爲檢校刑部尙書、相衛洛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厭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曆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尙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

詔其弟寧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寧奔洛州。請入朝，降服待罪銀臺門，赦之。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堅洛州刺史。承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

初，嵩好蹴鞠，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晷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嵩子平。

平字坦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留務，僞許之，已而讓寧，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蔡，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湓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醃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復帥鄭滑。

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徙平爲節度使。王廷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餽餉陋狹，衆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爲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

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堂皇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礪，徭賦均一。寶曆初，入朝，民鄣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傑爲賑卹使，傑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

程務挺，洛州平恩人。

父名振，隋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盜不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經略河北，卽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閱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洛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爲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掠冀、貝、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州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轉洛州刺史。太宗征

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爲名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鏤方道總管。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烈。

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暕等三將以次奔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間道降於行儉，故裴炎以爲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衛將軍，封平原郡公。

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僞號，署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三），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豫廢中宗，立豫王爲皇帝，累被褒賚。以左武衛大將軍爲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

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爲立祠，每出師，

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蕃，孝傑以副總管戰大非川，爲虜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爲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清源縣男。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

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道隘虜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軍退，援不至，爲虜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說以管記還白狀，后問之，說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衆，雖敗，功可錄也。」乃贈夏官尙書、耿國公，以其子无擇爲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爲後周驃騎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爲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數馘多，遷朔州長史。

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

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旣宴，使

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

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誚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

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尙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闔，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尙書右僕射，賜邑戶三百，封宋國公。

是歲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累遷檢校吏部尙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別賜百戶。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

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

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賙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爲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尙宮方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爲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爲時譏訾。其當國，亦無它毗益云。

子先慎至陳州刺史，先擇爲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爲吐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

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卽敍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爲崇仁令，以仁愿代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

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傳。遷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齕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

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踵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沮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

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爲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遷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書，稟祿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鄆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皆著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人。

子之輔，至趙州刺史。

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王峻，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峻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爲銜檢事。擢明經第，始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峻以「思忠偏裨，權不己制，且其

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駿亦出爲渭南令。

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駿始築羅鄧，罷戍卒；埭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有詔：「桂往懼寇暴，戶口彫瘠，宜卽留，以須政成。」在桂踰期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必殺之，道出駿所，駿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駿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絕。」駿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授節度。進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

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全達延以兵踵而前。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互一舍而近。駿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襲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以子珽爲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

明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小殺繼立，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

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俟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罅，久必爲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

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

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唆將并州兵濟河以討。唆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唆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唆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勻磨等散保受降城。

之鄙，潛引突厥內擾，賁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部尚書，復爲朔方軍大總管。

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賁密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賁密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賁密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賁密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賁密已，乃復叛。賁密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原尹。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追會大禮，賁密以冰壯，請留將兵待邊，手敕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賁密，詔源乾曜、張說雜訊，無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部尚書爲朔方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

賁密氣兒偉特，時謂爲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賁密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賁密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死弗悔。」

賁密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賁密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陽伯成上疏，請封賁密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賁密廟，進諸子官。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鬪，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彊所不能邪？據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校勘記

〔二〕高宗知之「高宗」，各本原作「太宗」。按本書卷三及舊書卷四高宗紀、本書卷九〇及舊書卷六八程知節傳、通鑑卷二〇〇，此乃高宗顯慶中事，據改。

〔三〕進攻綏德大斌「德」，各本及舊書卷八三程務挺傳作「息」，冊府卷三五八及通鑑卷二〇三作「德」。按綏德、城平、大斌均綏州屬縣。「德」古作「惠」，「息」當爲「惠」之形誤，今改。

〔三〕景龍二年致仕「景龍」，本書卷四及舊書卷七中宗紀、本書卷六一宰相表、通鑑卷二〇八作「神龍」。

〔四〕左衛大將軍 舊書卷九三張仁愿傳同。本書卷六一宰相表、舊書卷七中宗紀及通鑑卷二〇九均作「左屯衛大將軍」。

〔五〕既而小殺繼立，「立」，各本原作「降」。按舊書卷九三王峻傳云：「突厥默啜爲九姓所殺，其下會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舊書卷八玄宗紀及通鑑卷二一合。此處「降」當作「立」，蓋涉上下文而誤。今改。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王義方

員半千

石抱忠

韓思彥

琬

蘇安恆

薛登

王求禮

柳澤

範 爽

馮元常

元淑

蔣欽緒

沈清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寡，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褻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尙書外郎獨孤慙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慙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拄慙，直出其上。左右爲慙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女。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

戾，孝見尤，四維廓氣，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人悅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誘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

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卽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卽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卽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

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

錢。其廉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蔣松柏冢側，三年乃去。

彥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

半千始名餘慶，生而孤，爲從父鞠愛，羈州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莖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

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振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

邪？」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

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爲左衛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卽詔入閣供奉。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勳、石抱忠同爲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爲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蘄二州刺史。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卽葬焉。吏民哭野中。

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長史爲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

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綦連耀伏誅。

悅，河南人。亦善論議，仕至岐王傅。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爲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

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眞盜。

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譖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冤，至是贈

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閱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爲御史。

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乾封丞，故徙朱鸞丞。遷賀州司馬，卒。

始，思彥在蜀，引什邡令鄧惲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惲已爲文昌左丞。

子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解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

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

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窳；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勵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

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棋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

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樟

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橦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顓刻剝，名爲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鎡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尙。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

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爲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

又言：

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

書入，不報。

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黠賤縑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尙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

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恆，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恆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

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宇縣，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卽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

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

於是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恆獨申救，曰：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

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期，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搖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尊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稷之憂。

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恆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聞人嗣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祏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

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調閬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

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尙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

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

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奔疎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爲邊害。登諫曰：

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

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翼門，服改氍毹，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

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氍毹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麴蘖歸陰山而已。

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殫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

武后不納。

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尙書左丞。景雲中，爲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反爲主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

客。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再爲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瑯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鸞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

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懦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爲賊誑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誑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城不完固，爲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

當是時，契丹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奉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璹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効之？」后曰：「止。」

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變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多月雷，渠爲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人，求禮卽厲言：「今陽氣僨升，而陰冰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爲罷朝。然以剛正故，宦齟齬。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爲王屋長，陷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寶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得召見，哀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恭。

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寧、宜城、定安諸公主及后女弟三、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

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

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闐闐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卽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父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又言：

尙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

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

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

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爲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數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羞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

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爲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

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球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數澤。

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

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惟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

臣聞「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

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

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

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卽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爲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

澤從祖範、奭。

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尙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奭字子邵。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尙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奭通宮掖，謀行鴆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期以上親並流嶺表，奭房隸桂州爲奴婢。

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

祖奭，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无忝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宰相家並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藁窆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无忝護奭柩歸鄉里，官給喪事。无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爲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爲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耶？」密囚之。俄爲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謚壯武。

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爲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爲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詔便驛走官。安南酋領

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

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

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潭、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爲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

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

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出爲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尉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

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

子沈，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迴嘗委訊覆檢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寮莫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整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

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沈以故滯郎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沈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沈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沈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

贈工部尙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愷賢之，表爲判官，與愷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郾爲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諡。大和初，其出吏部郎中王高言之朝，追諡曰忠。

校勘記

〔二〕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按後漢書卷一二龐萌傳載，龐萌爲侍中，漢光武視爲「社稷之臣」，拜平狄將軍，後乃以兵反。與陳豨、張邈正相類似。而逢萌不事光武，後漢書列入逸民傳，與此處所論毫不相關。「逢萌」當是「龐萌」之誤。

〔三〕中宗時長寧、宜城、定安諸公主。「定安」，各本原作「安定」。按本書卷八三諸帝公主傳及唐會要卷六，安定爲唐高祖女，此應爲定安，據改。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唐臨

皎紹

張文瓘

文琮

錫

文收

徐有功

商

彥若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內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它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臣，獨臨所

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

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賊狼戾，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它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

臨累遷吏部尙書。初，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普州，臨奏許緯爲江南巡察使，張倫劍南巡察使。緯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爲潮州刺史，卒，年六十。

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

兄皎，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

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徙邊。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誅。

臨孫紹。

紹，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兼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闔閭哉？在令，五品官昏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

中宗始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卽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爲非禮，引正誼固爭。帝又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紹謂：「吳、順二陵守戶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魯乃追贈，不可踰眞王。褒德衛卒，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羣臣務厚葬，以侑人象，駢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擁道爲戲樂，邀貨捐貲動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

睿宗卽位，數言政損益，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纛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邕遽傳詔斬之。時深咎

邈，帝亦悔，俄詔罷邈官，擯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允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

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廩馬萬匹，帑廩寢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廩馬數千。

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

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答，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佗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卽皆報可。

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

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

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所殺。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尙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尙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子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賂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旣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尙書，兼修國史，東都留守。章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

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擗護送，楚掠凝慘。又汙引天下豪桀，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

時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語，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

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尙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

悉免死。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

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卽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

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囂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闥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

竇孝謀妻龐爲其奴怖以妖祟，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

起拜左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城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諡忠正（二）。

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

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爲巡邊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鑿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徙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爲票賊，商取材卒爲捕盜將，別爲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遂爲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爲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荊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

子彥若，事僖宗爲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戶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已右，不悅，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校勘記

〔一〕忠正 考異卷五三云：「諡法無『正』字，宋時避仁宗嫌名，改『貞』爲『正』。」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崔融

從能 慎由 安潛 彥曾

徐彥伯

蘇味道

豆盧欽望

史務滋 崔元綜 周允元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卽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澨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僦略邀丐，則商人

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況陛下乎？有如師興費廣，雖倍算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

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脩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譔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爲融所獎引，爲服總麻。

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諡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

孫巨，右補闕，亦有文。

曾孫從。

從字子父，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爲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藝松柏。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皋引爲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冤，縱不治，俄得眞盜。皋卒，劉闢反，欲并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方悉兵拒

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

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跡，從一限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絳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爲功，至不治道，輜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

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穽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卽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絳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曆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

召拜戶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產、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貿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估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剗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諡曰貞。

從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僭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

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林學士。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愈而召。

俄進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瑑，而出愼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愼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尙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胤，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

俄代高駢領西川節度。吏倚駢爲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僖宗避賊劍南，召爲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諡貞孝。

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彥曾，咸通初，繇太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卞急，爲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

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稟賜乏，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達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彥曾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給言士思歸，不敢遏，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曾斬其吏。勛陷宿州，發廩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譟而進。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衆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衆。俄而勛傳城，城中大霧如墮。彥曾悉誅賊家屬，勛衆四面超墻入，囚彥曾大彭館。有曹君長

者說勛曰：「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乃殺彥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死。始，彥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筵，液蜜爲人，一昔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澗水爲沱，彥曾導清河灌之，鑄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河，崔望也，爲吞噬云。贈刑部尙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爲滎陽尉。

徐吏有路審中者，彥曾知其能，頗任之。旣遇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嵐州刺史。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

有許鐸者，罷武城令，客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曾官屬被囚，鐸潛饋資糧，及死，爲收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僚官焦璐、溫廷皓、李悅、崔蘊、柳泰、盧崇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曷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

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少卿。以脩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爲衛州刺史，政善狀，璽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擢脩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

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姓。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爲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也。

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爲左金吾衛

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

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眞。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

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于時。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爲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讓，尙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遷禮部尙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復其

舊姓。

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爲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宮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爲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宣烝，窺間王室，戮忠戚，缺翼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元。

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略可述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子珣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中

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搢紳爲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卒，贈貝州刺史。

